



塔其

八一年經濟計劃執行總結

一月廿四日「真理報」公布了蘇聯中央統計局一九八一年國家經濟與社會發展計劃執行總結報告。報告中指出，國民收入較八〇年增加一四〇億盧布而總數達到四、七四〇億盧布（按實際價格計算，下同）；工業總產值增加二一〇億盧布，達到六、四三〇億盧布；農業總產值一、二〇〇億盧布，對外貿易總值約一、一〇〇億盧布。在重要產品生產量上，工業方面：電力一三、二五〇億度，石油六〇九百萬噸，天然煤氣四、六五〇億立方公尺，煤七〇四百萬噸，鋼鐵一〇三百萬噸。農業方面：原棉九百六十萬噸，甜菜六千六百萬噸，馬鈴薯七千二百萬噸，蔬菜二千五百六十萬噸，肉類一千五百二十萬噸。

八一年國民經濟投資總額約一、三八〇億盧布，較八〇年增加三%。在國民經濟就業的職工人數有一一四、一百萬人，集體農莊莊員人數一三、二百萬人。職工每月平均收入一七二、五盧布，居民平均實質所得較去年增加三、三%。集體農莊莊員的勞動給付增加四%。國營和合作社商店的零售總額達二、八三六億盧布，較前一年增加一一八億盧布。八一年完工的住宅面積一〇六百萬平方公尺，共二百萬戶。

八一年為蘇聯第十一個五年經濟計劃的頭一年，但從公布的數字看，情形並不樂觀，許多生產基本指標並未達成。如國民收入增長三、二%，而計劃為三、四%；工業總產值增長三、四%，計劃則為四、一%（這是蘇聯和平時期增長速度最低的一年）；工業生產勞動率增長二、七%，計劃為三、六%；煤產量比計劃少了三千多萬噸；石油產量雖增加了〇、九%，也沒達成預定的目標。農業更是災難。由於穀物歉收，蘇聯史無前例地沒有公布糧產數字，但據西方估計，八一年可能是僅次於七五年的大歉年，收成僅達一億七千萬噸。

蘇聯經濟發展無法達成預定指標，除農業受氣候不可控制之因素影響外，另外還存在着二個不利因素：(1)蘇聯已從低成本轉而為高成本之能源生產者，因為歐俄地區的能源已不敷使用，必須求取遙遠的西伯利亞地區能源。(2)勞動力量不足。一九六〇年以來，蘇聯人口增加率便逐年下降。現在的增加率只有六〇年的一半，約為〇、八四%，因此，蘇聯將面臨勞動力嚴重短缺的問題。這二個因素都影響了蘇聯的經濟發展，若無法作有效改善，也將使蘇聯繼續陷於經濟衰退之危機。

克宮高階人士相繼死亡

一月十九日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 (KGB) 第一副主席茨維庚 (S. M. Tsvirgun) 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五歲。茨維庚是烏克蘭人，生於一九一七年，曾是教員和中學校長，一九三九年被派往奧得薩 (Odessa) 國家安全機構任職，自此終身從事安全工作。一九四〇年入黨，一九六七

年出任「國安會」第一副主席，七一年成爲中委會候補委員，而於去年蘇共廿六次大會上被選爲正式委員。茨維庚曾獲贈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並獲有多枚勳章。

另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蘇斯洛夫(M. A. Suslov)也於一月廿五日因重病去世，享年七十九歲。蘇氏生於一九〇二年，於一九二二年入黨，曾任教於莫斯科大學(學生中包括有赫魯雪夫)，一九四七年起擔任黨中央書記工作，一九四九年—五二年接任「真理報」總編輯，曾是蘇聯歷屆最高蘇維埃代表，一九五四年起並擔任聯盟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在一九六九年總理世界共黨會議之準備工作後，常率團參加其它共黨國家之黨代表大會，如一九七五年到古巴、七六年到東德與越南、八〇年到波蘭等。蘇氏曾兩次獲贈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並獲有五枚列寧勳章及其它多枚勳章。

克里姆林宮在一月間相繼去世兩位高階層人士，對布里茲涅夫而言，於公、於私都是重大的損失(蘇斯洛夫是布魯多年老友，而茨維庚成信是其連襟)。但兩相比較，茨維庚的去世顯然較未引起外界的震撼，因爲有關他位置的接替問題，屬蘇聯內政而與國際政治較少瓜葛。蘇斯洛夫却又不然，從布魯稱頌他在黨的意識型態活動方面、制定重要理論文件和確定蘇共的國際政策，以及增進蘇共與社會主義國家、外國工人和民族解放運動的友好聯繫上，所作的「不可估量」的貢獻上看，到廿九日他被葬於具有歷史意義的紅場、獨裁者史達林的墓旁，他在國內的地位、重要性就可見一斑了(一九八〇年十二月逝世的部長會議主席柯錫金也只有將遺體火化，骨灰葬在克宮的宮牆內)。

而在國際間，蘇斯洛夫的猝然死亡，更引起衆人對蘇聯外交政策的可能轉變及布魯身後繼任人問題的莫大關切。其一，咸認蘇斯洛夫在外交路線上是個強硬派，也是低溫政策的強力支持者；他的死亡或將不可避免地使克魯減弱支持低溫的政策，並使蘇聯在強硬政策的決定上產生遲疑。其二，由於蘇氏是列寧理論的強硬守護者，因此他的死亡可能導致蘇聯的共產傳理論趨於緩和，並使莫斯科的領導階層逐漸地變得較有彈性。其三，在繼承問題上。由於他是克宮主要理論家並具有重大影響力，在一九六〇年赫魯雪夫被迫下臺後，對穩定布魯政權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而今，布魯已屆高齡，繼任人是誰尚未明朗化，將來的繼承人缺乏像蘇氏這般有力的言辭、行動支持，恐會因繼承問題在克宮掀起一場激烈的權力鬭爭。

蘇、意共發生齟齬

一月廿四日「真理報」刊出一篇名爲「違反和平與社會主義利益」的文章，指名道姓地攻擊

意大利共產黨。該文章指出，當前世界最重要的課題乃是維護和平及防止戰爭；但意共完全忽視了蘇聯及其它社會主義國家爲此所做的貢獻，而竟欲「證明」蘇聯及華沙公約國家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外交政策與美國及北約國欲擴大危及人類核武競賽的外交政策並無差異。文章繼續說，資產階級的宣傳早就致力於以虛構的「蘇聯軍事威脅」來掩飾其帝國主義侵略政策的黠武性質；而今，類似的誣蔑言論已轉移到了意共的文件裏。文章指控說，意共所支持的波蘭「團結工聯」右派極端份子，他們所指的民主並非是勞動階級參與管理社會主義社會的事務，而是放鬆那些破壞社會主義法紀的人的雙手，利用外來援助企圖動搖社會主義制度。

此篇文章乃因意共在去年十二月攻訐蘇聯國內經濟效率低、國外則干預波蘭，且在今年一月中旬召開的意共中共全會決議中指出「以十月革命爲起點的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已經結束了它的推動力」、「歐洲需要第三條路線」，所作出的回應。文中攻擊意共「荒唐」，「誹謗」和「醜化」蘇聯。而意共也不甘示弱，立予反擊；就此，無可避免地展開了兩共黨間的一陣對罵。意共機關報「團結報」廿六日刊文「我們的立場來自事實」駁斥「真

「真理報」的攻擊，指出：「真理報」的調子是那種想表達從「中心」和「領導」作用派生出來的最高政治意識型態判斷的人的調子，這種「中心」和「領導」作用早已宣告結束，近幾年來，我們一直反對和摒棄。繼於二月一日意共領導人貝林格（Enrico Berlinguer）也在「團結報」上接受訪問，反駁蘇聯「共產黨人」雜誌指控意共領導人加入了「反社會主義勢力陣營」的攻擊，並指出，意共希望世界上所有的民主和社會主義思想都能受到尊重，首先是各國在不受任何外界強壓的情況下選擇自己道路的權利能夠受到尊重。

就在西方將這次的齟齬視爲是蘇聯繼一九四八年與南斯拉夫、一九六一年與中共分裂後的第三次分裂時，「真理報」突又於二月十三日刊文，力促意共以社會主義和平的最高利益爲重，減少對蘇聯政策的批評，並指出廿四日的文章是對意共指責的「辯護」，「而不是對意大利共產黨的攻擊」。語調已較緩和，顯然是爲了防止與意共的破裂，使得一番論戰似有平息之勢。

擁有近二百萬名黨員，佔意大利選票百分之三十的意共，在蘇聯入侵捷克、匈牙利、阿富汗時，黨員人數都曾一度大減。基於此等因素，意共的支持波蘭「團結工聯」論調可謂是出於考慮自身利益而表出的一種態度，因爲與莫斯科的決裂，或可改善它在人民心目中的政治形象。另就莫斯科方面言，蘇聯向以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家长自居，而今面對意共對其信心的直接挑戰，自是無法容忍，因而有攻擊意共文章的出現。然而蘇聯也了解這種互相攻擊，不僅對它本身沒有好處，且會對蘇聯集團造成政治性傷害，因而最後不得不在言辭上趨於緩和，此乃顯示出克宮不願擴大和意共的裂痕，或者，至少它想防止類似的論爭在未來會發生在其它共黨國家身上。

蘇聯、安哥拉聯合公報

安哥拉人民共和國代表團由人民解放運動（MPLA）——勞動黨中委會書記、政治局委員

露西歐·拉臘（Lucio Lara）率領，於一月十八日—廿四日應邀至蘇聯作官方友好訪問。十八日代表團飛抵莫斯科，二十日雙方在克宮舉行會談並發表聯合公報，二十一日代表團飛到阿塞拜然共和國參觀訪問，而於廿四日結束整個訪問活動返回安哥拉。

在廿日的會談中，雙方就加強蘇、安兩國關係及當前國際局勢交換意見，並簽定一九八一—八五年雙方經濟、技術合作計劃與貿易關係。在兩國聯合公報中，雙方發表聲明如下：(1)對由美國爲首侵略的帝國主義集團加速軍備擴充，加深國際緊張局勢，企圖防礙亞、非、拉丁美洲國家政治、社會經濟發展，及對社會主義國家事務的直接干涉，尤其是對波蘭的政治勒索及經濟壓迫，深表關切。(2)譴責美國的黷武主義及以色列併吞敘利亞戈蘭高地的侵略行爲造成中東地區的不安，重申支持阿拉伯民族的反抗鬥爭。(3)重申對阿富汗爲維護自己主權及獨立而緊守四月革命成果的完全支持。(4)對越南、高棉、寮國欲將東南亞變爲一友好合作地區，給予充分支持。高棉問題應讓高棉人及高棉唯一合法政府——高棉人民共和國，自行解決。(5)支持拉丁美洲國家爭取政治、經濟獨立的奮鬥，譴責美國行政當局干涉薩爾瓦多事務。(6)重申美蘇日內瓦限武談判在加強國際安全上的重大意義，並強調繼續談判及保持現有談判基礎的重要性。(7)對於非洲局勢的發展，雙方特別強調：向社會主義路線發展乃是非洲在維護世界和平、對抗帝國主義與種族主義時加強自己獨立地位的保證。特別譴責南非對安哥拉的侵略，並要求南非軍隊儘快撤出安哥拉領土。關於那密比亞問題，呼籲有關國家遵照聯合國安全會議第三三五號決議案辦理。(8)雙方指出，舉行會談及簽定條約仍是兩國間進一步發展、加強合作及友好關係的重要貢獻。

安哥拉在一九七五年獨立之初爆發內戰，國內有三個革命團體，分別爲 MPLA、FNLA、UNITA。各有國際勢力背後支持，MPLA 因得到蘇聯武器及古巴部隊的支持，最後擊敗其它二個革命團體，並於一九七六年二月獲得非洲團結組織的承認，此爲蘇聯與安哥拉關係之淵源。但安哥拉由

於長期戰爭的結果，生產遭到嚴重破壞，經濟十分困難，因此冀望藉由增加同西方國家的聯繫來解決此一問題。安哥拉政府領導人曾表示過願意同美國政府討論邊境關係，以及可能導致兩國關係正常化的所有共同關心的問題。去年七月美國政府已批准美國進出口銀行向安哥拉近海油田工程提供八千五百萬美元的貸款。這種雙方接觸刺激了蘇聯，使蘇聯更努力加強雙方關係，除允諾向安哥拉提供新的軍事援助、同意幫助其進行經濟建設外，還簽署了一項總額達二十億美元的合作協定。蘇聯極盡籠絡之能事，爲的是要鞏固這個在非洲已建立起的基地，進而作爲窺伺非洲的踏板。

蘇聯總參謀長、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相繼訪越

蘇聯國防部第一副部長兼總參謀長奧加爾科夫（

N. V. Ogarkov）率領軍事代表團於二月三日至六日

訪問越南，並分別與越南總理范文同、國防部長文進勇

、總參謀長黎仲丹舉行會談。雙方在會談後表示「蘇聯將永遠和越南站在一起，而且在建設和保衛越南問題上，一定盡量予以支持。」另，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巴伊巴科夫（N. K. Baybakov）也於二月十九日率領一批經濟顧問和該委員會委員抵越訪問。其訪問時間恰好與籌備推延到二月召開的越共第五屆代表大會時間相符，而該次會議主要是討論瀕於崩潰的越南經濟問題。

奧加爾科夫這次的中南半島行程還包括了高棉及寮國，其目的乃欲完成在印支設立蘇聯軍事基地的最後協議工作，特別是欲對美國越戰後遺下的海軍基地加以擴大利用。去年十二月，太平洋美軍總司令即恩曾說過，蘇聯因使用越南的設施，得以在南海維持相當大的海軍艦隊（約十二到十五艘），便於在印度洋內外及東南亞部署艦艇，也便於他們以維持部署在本地區的飛機加強進行空中偵察。因此，此次奧氏訪越，特別引起了美國、中共及東南亞諸國的密切注意。然而就蘇、越軍事合作的基礎上看，不過是雙方互爲利用：蘇聯把越南作爲其南下政策的前哨，而越南則把蘇聯視爲其實現地區霸權的後盾。

自一九七九年一月越南入侵柬埔寨後，大多數的西方國家便中止了對越南的援助，從此河內幾乎全部仰賴蘇聯。越南經濟情況極其嚴重，主要是由於氣候條件惡劣和武裝部隊的巨額開支，僅後者即佔預算的四七%，而蘇聯平均每天向越南提供三百萬美元的貸款和援助，也是爲了協助越南維持在柬埔寨境內的駐軍和防止越南經濟陷於崩潰。此次由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親自率團訪問，意義自是非凡，觀其目的也在於想法解決越南的經濟危機。據一九八一—八六年的越南五年經濟計劃，蘇聯曾保證援建一百個項目，但過去七年中，蘇聯並未完成任何一項主要的援建工程；而今，蘇聯本身國內經濟亦有衰退之像，若能從根本上協助越南自力更生，重整其經濟生產而減輕蘇聯的援助負擔，自是最好不過，然此目的能否達成，則是令人懷疑的。

蘇聯駐日大使易人

二月十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發表簡短公報說，蘇聯駐日大使波利揚斯基（D. S. Poliansky）已被免職，接替他職務的是蘇聯現任駐匈牙利大使帕夫洛夫（V. Y. Pavlov）。

波氏是於一九七六年被任命爲駐日大使，在這之前，他擔任了三年多的農業部長，並曾任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一度傳言有繼柯錫金之後出任部長會議主席之可能，但因一九七五年糧食收成大幅度降低，而於一九七六年俄共廿五次代表大會中遭到罷黜，被排除於政治局之外，而改調爲駐日大使。新任駐日大使帕夫洛夫現年五十八歲，一九六二—六五年任莫斯科市黨委會書記，一九六五—七一年任同該委員會第二書記，而於一九七一年三月起出任駐匈牙利大使。

波利揚斯基被調離後，傳將被任命爲駐挪威大使，若傳聞是真，則顯然又是另一次的罷黜，其原因不外乎：蘇聯內部派系鬭爭的結果，以及日蘇關係遲遲無法推展，尤其是日本北方領土問題的困擾，因而降罪於他。今（一九八二）年一月下旬在莫斯科召開蘇日事務級協商會議時，蘇聯還是否認兩國間尚有未解決的領土問題。而日本各地代表又於二月七日在東京舉行要求蘇聯歸還北方領土之全國大會，頗令蘇聯難堪，但仍是相應不理，這當然使兩國關係進展深受影響。